



生祠號曰報功祠又爲之立碑今十年天津人又涕泣而思之又爲之立碑十年之間追琢者二三何息公之深也 蓋天津近東海故荒石蘆荻處永樂初始闢而居之雜以閩廣吳楚齊梁之民風俗不甚統一心性少惇朴官不讀書皆武流且萬竈沿河而居日以戈矛弓矢爲事兵馬倥偬之際而欲其和輯小民不亦難乎既不讀書爭相驕侈爲高日則事遊獵從歌舞俱在綺繡紈袴之間而欲其道德揖讓不亦難乎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三

武以儲將因有終身在家死守一事而不願他出爲將他出復返返而復在家死守一事冀利有澤藪也又以中貴人皆所親屬與故所善齋金必脫於法又善所過者齋金亦脫於法公至以大振公道爲先不信私書爲本一年不廢鞭笞二年半鞭笞半不鞭笞三年鞭笞不用上者講兵陶鎔將才數輩中者和平公正若讀書人下者亦知奮發不至廢墜 天津地下九河之水從茲而入岸懸如線往時壅潰不修惟公築

堤修堰長三百里下屯蘆草以作固上植楊柳  
萬本以生材亦以作固茲事具人得其利焉水  
安其流利於桔槔與漢時攀茭築樹引淮渠何  
以異哉 天津無沃田人皆以賈趨利既以賈  
趨利彼必與時俯仰然不平其值人皆散之魚  
鹽羸蛤不販天津而販都會絮帛粟稻不之天  
津而之豐臺麩紙板木不泊天津而泊河西務  
闌閭之中惟薪藁滿車醬醢滿甌彼賈者性苦  
而嗇善保物不以予人彼安得不散公至罷官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七

價夙弊彼與時俯仰此亦與時高下一時魚鹽  
羸蛤絮帛粟稻麩紙板木復從都會豐臺河西  
務至焉至則頗有立產業基址者 又燕俗剽  
悍萑葦彌途豺狼易生烟水連天鯨鯢肆出是  
盜賊出入不可不爲之備公至簡武流中有志  
節有勇力一二人又州縣中有志節有勇力一  
二人往來捕索殆盡往時不爲捕索反繫亾家  
後不敢告以故浸廣間捕索一二則沿門抵誣  
坐與巨寇通甚至大酒肥肉邀巨寇於上坐令

其指某家某巨寇有良心亦負氣決不肯指某家某彼必怒叱而拷掠之又羣小趨之使言亦不得不爲言之茲事甚於掠殺也 什伍中有缺者則從籍選家人子閩廣萬里吳楚三千里齊梁千里來豈容易管轄者利其田而來則必令去且家人子起田中從軍亦有故鄉之思令其去亦樂去公至嚴隱占屯田埋沒軍伍之禁而萬里三千里稍稍有至者至則樂業無敢去 天津不出城廓設巡捕官三設小委巡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三

捕官三又設把總一把總管操官一事權太分號令不一煩擾若此非計之得者也公至革二把總如明旌旗擊刀斗嚴機警則付武流處斷而他政不與焉他政在賢有司賢有司多讀書明義理寓情於法寬在嚴中於是天津無坐不辜之人 什伍中子弟有歲辦公家銀往時徵銀設有銀頭銀頭選在賈中公革去蓋徵銀不以官而以賈非法也什伍中有鼓樂官有僕獄有卒往時亦選賈中公亦革去蓋銀頭以賈則

爲審戶奇貨鼓樂以賈則爲中軍奇貨僕以賈則爲印捕奇貨卒以賈則爲鎮撫奇貨諸賈盡在諸君門下日夜焦勞所得不足供其所求少有不遂則呈侵欺而欲其賄遂使諸賈不出銀辦公家而出銀辦私家皆下戶也下戶貧必亾去服食人所欲往時造酒出於沽釀家養鷹取於屠彘家設席陳綉帷列翠屏夏以湘簟冬以絨氍毹取於賈家夜則遊宴列炬之外隨以燈籠公下令不敢復蹈前愆間有一二衆皆醜

之久則肅然矣驛遞用財出力公非持節者不應非執符者不應他以貲以蔭自能出路又安用應往時用度無節致擾閭巷少壯者戍於邊家有類叟弱齡又爲人牽纜送船仁人不忍見聞也車有腳戶船有網戶往時一出於私家公至革之往時天菑流行百姓多死遺骸骨於中野公惡其暴而掩之以至重學校廣賙賻恤孤貧娼優驅遊惰其大節大要在好惡公正姦宄難容扶植善類始終如一法逾久而名

逾著公何以得此蓋出途中則問之耕牧入則延父兄問以饑寒疾苦之狀故按脉而治治無不平 公自奉儉約布衣瓦器飯常蔬菜衣食必以常祿非常祿所出則弗衣食學宗孔孟際時而行於道家道德參同契諸書釋家法華楞嚴諸書亦無不究極其義又嘗梓真武垂訓以教人公容貌清癯精神炯炯外若自下而志念常伸焉其他景滄鹽濟諸州縣善政不可殫述具在景滄鹽濟諸州縣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早

毛公

諱

愷字達和浙江江山縣人壬辰進士

嘉靖三十三年以瑞州知府陞任天津副使

遺愛在民民爲立祠歷陞吏部尚書

重修天津衛學宮舊碑記

天津學宮其來舊矣而士之孕靈毓秀致身青雲者濟濟不乏焉唯是歲也遼遠風雨震凌棟垣摧圯丹壁漫漶幾不學矣令人望之低徊不忍見且年來人材放失儒效濶踈而科第寥寥咸於昔雖不當踵堪輿家唯地脉是罪而識者

未嘗不感嘆於學宮之頽廢也大中丞汪公先是以備兵至未幾秉授節鉞而開府焉目擊學官闕狀慨於中非一日祇緣倭警震鄰宵旦拮据唯兵戎儲糈從事滅此而後朝食又何暇細武右文而以之敝敝營建乎迨其後鯨波就恬壘防漸撤橐戈戟而興絃誦此其時矣於是首事學宮估值捐俸而下之檄爲文武倡不必別求裒益貽人以好施名諸凡更始事宜悉以授觀察使張公張公體此意更倍極焦勞偕不佞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聖

親詣視之凡至再歸而語不佞曰余家世東省闕里規制睹聞頗不謬學宮有泮池制也門可近市譁乎殿可就卑下乎文昌祠可任其湮沒乎啟聖祠與名宦鄉賢可祀於廟之前乎總之非體也吾儕舉此事奈何惜小費而溷大體哉不佞應之曰唯唯張公遂集董事諸員役手攜而面命之爲之鑿池爲之易門爲之崇殿基爲之建文昌祠於東移啟聖祠於後而遷名宦鄉賢俎豆於學之旁焉不敢口實仍舊一切以固

畧完局復又虞人駭則心渙時久則費滋而專其責於清戎李郡丞無一不布置唯謹衛中諸將軍皆斌斌質有文者各牽麾下鳩工庀材趨子來而襄盛舉甫彌月工告竣矣士民耳目之舉相賀曰自古文翁化蜀伏恭令杭率以學宮爲兢兢猶云守其土不敢曠厥職耳大中丞汪公暨觀察使張公封疆鎖鑰實式憑之而學宮非其任矣今一旦舉數十年之頽廢殿屋門廡黝堊丹漆無一不改觀此大有造於津之士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聖

也不佞又有說焉上之鼓下也若桴下之應上也若響二公文教旁洽士類厚植加意於學宮若斯之諄切也天津諸人士當俯自修省上之人惓惓爲學宮計也何爲有不洒濯自揀者非夫也最上人文鵲起科目雲聯而以天下爲己任不當存溫飽念頭其次伏首窮經繩趨尺步雖不被弓旌而奮履純白爲閭里規始不負當事者興學育才至意而將來誦學宮之休美於不衰不者數仞宮墻直觀美視之無乃與此舉



相刺謬乎不佞媿無專責亦無多助落成後觀  
察使張公徵不佞記之不佞謏劣不嫻於辭無  
能稱揚盛舉自揣寸衷厚望多士敢不以言勗  
焉倘多士是余言竟不令托之空乎不佞亦竊  
附以言贈人者庶幾無媿於勒石云汪大中丞  
公名應蛟號澄源徽州婺源人張觀察使公名  
汝蘊號逢原山東章丘人李郡丞陝西咸寧人  
望瑞其名滄霖其號也萬曆二十有九歲在辛  
丑孟春吉日立石賜同進士出身監督天津河  
間等處糧儲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汝南文球  
頓首拜撰

重修天津衛學宮舊碑記

余曩僑寓津門有事畚插之役與津之諸士紳  
遊詢知津故無學學於正統改元初朱揮使勝  
捐舍基建之嗣倪揮使寬請增廣生二十名僅  
與邑額埒道化翔洽人才浸盛科第蟬聯津成  
文明勝區至萬曆四十六年間廩生張希載援  
潼關例間關伏臘者三始獲奏允廩貢如州制

淹滯頓䟽青衫輩益爭淬勵矣余猶記學宮偏  
設東關歲歷滋久諸圍垣射圃異井種種亭榭  
咸就頽廢墜址多爲左右侵占水道湮塞淫霖  
爲浸無歲不苦傾圯諸生曾聚愬力爭之近稍  
稍釐正猶以未盡復規制爲快迨王涵一憲長  
真心惠愛士民改圖崇修雖以直道難容調去  
不果臨發仍畱二百四十金貯司帑踰歲藉此  
畧一壻漏廢頽差足觀美數禩來風雨侵凌重  
蠹毀剝自殿廡以至祠齋堂舍所在頽檐破壁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器

納日星沍霜露甚者垣堦唐汙棖欹扉壞幾不  
可俎豆臯比矣客歲閩南石使君奉勅兵備於  
茲甫下車謁廟周覽慨然興嗟直以崇修鼎新  
爲已任旋值羽檄旁午猝猝未遑戊辰春聖天  
子龍飛啟運鯨波不揚政通人和使君亟檄清  
戎王郡丞專董厥役郡丞饒材幹毅然承之朝  
夕以費舍爲畧分任弁吏程其功而廩之食并  
如也經始於初夏落成於季夏蓋不踰一季廢  
者增敞者新髹黝丹獲軒翔炳耀翼翼乎改觀

矣工甫竣使君復捐十萬餘緡錢爲津創置雍陽邑腴田二百畝用資寒生之弗能舉火婚葬者恩更渥也所皆從來未有之舉津人士抑何幸獲此厚遭哉博士吳君道行韓君自立廩生馮生天澤張生希載張生夢辰趙生念祖慶其不世之遇懷其興造之功向余問記而鐫之石余聞之不覺欣欣是役之數善備而厥成茂也余思今之當官者率諱言土木之役慮夫宮室至百楹勢必役衆費鉅柰何以其身爲怨府爲

耗蠹又虞任一弗稱僅飾故爲新刻樸爲麗虛耗金錢而無俾况時值三空四盡田賦無正額帑藏無餘羨舉何容易乃使君以節縮八百餘金不以自用而用以修學更以俸贖佐之此其善善在不傷財亦不忍驅役閭閻藉伍卒餘力日加犒下慰勞焉並梓匠瓦墁之徒俱予以厚值子趨不倦此其善善在不勞力堅欲竹苞密欲松茂丹堊欲翬飛至水道浸沒民間者督濬如故此其善善在以誠不以文較興廢與當道

相倚伏人文盛衰又與學校相倚伏津學久苦  
圯而俄美輪奐久缺田而俄創膏腴起廢衰爲  
興盛至今日爲極美非剝復之一會耶使君振  
作旣什倍於前則英才蔚奮濟濟亦什倍於前  
往者津門先達策高第仕爲國華豎爲國楨如  
世廟時建制府中丞之纛者勲名爛然史冊諸  
士典型具在也代興者豈伊異人任乎此其功  
妥聖靈興人文於無斁尤彰彰也嗟嗟善者一  
時而覩記在吾人吾將持書符之輿論功垂不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巽

朽而仰承在多士多士勉矣使君善政豐功纍  
纍不具論茲興學其最鉅者使君諱聲諧號鳳  
亭陝西西城圃人登癸丑進士王君諱秉衡陝  
西平涼人躬督底績別駕蘇君諱鴻踰四川蓬  
溪人新蒞茲土例侍立書崇禎二年歲己巳孟  
夏穀旦賜進士第詹事府協理府事經筵日講  
太子賓客禮部右侍郎兼理翰林院侍讀學士  
吳松徐光啟撰

國朝

重修天津衛儒學碑記

修學以重名何哉謂非僅完其舊也誌其善也  
津故襟海而治距漕河不數百武而城而隍郭  
以內去東門數衣被以吾

孔子廟居焉廟建於正統年間橫亘古道盤旋駭  
鹽水沿青海陸走黃塵而吳楚艤幢巨艦颺風  
四蠹每疾風怒雨飲野歎雲呼許呼祁震撼颺  
盪致使殿庭廊廡爰不克兢而善類繫於明季  
年間重修迄今凡二十餘祀要亦遽修遽弛如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聖

塞漏卮而沃焦釜則何裨焉嗣是流寇背叛蔓  
延茲土所在田廬人畜悉爲斲黻彼中人士咸  
困於寇

聖宮廟貌俄就偃仆而又大禮大侵交加商牟肥  
蠶洊至凡遊夫子之門者卽欲殫力以聿新之  
其道何由間有謂姑稍理以俟後之君子尋復  
旋疇不果迨至順治癸巳春適鹺柱史張公中  
元巡歷至是謁吾

夫子廟對越之頃不勝歎歎旣而嘆曰此吾儕根

本重地亦若傾圯耶顧相謂寮屬曰凡饗食者  
不肥體惜費者無遠計遂捐俸一百金並前柱  
史楊公義二百金爲重修津學宮費時總戎管  
公效忠甘公應祥計使君蘇公霖陳公襄鹽憲  
使徐公來麟兵憲李公呈祥鹽使者牛君籠劉  
君進禮一時相對莫逆各捐俸數百什金不埒  
又有顯人大賈暨本庠諸博士弟子員輩俱各  
仰承上之德意亦皆欣然輸助又有學博呂子  
應兆齊子國璧率庠弟子數人會計貲值校核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哭

功績躬劬厥成不置餘力而兵憲公猶以身總  
其凡經營終始其諸工師匠石矢力錯事靡不  
人人自奮僉議旣同百堵皆作於焉

聖殿煥矣廊廡儼若倏然而成金墉砥柱之固也  
復嘗考按今昔此一役也誠逾於前功而爲後  
世景仰垂不朽者不亦警乎善哉且役不逾時  
民不徒使財不侈費一往鳩工輒著爲券藉令  
議論齟齬動淹時日又何異於假越人以拯溺  
哉噫是役也其多注意膠庠矣聞古人有善則

名誌不忘也昔唐叙得禾而名之書漢武得鼎而名之年魯獲僑如而名之子蓋善之大小不齊其誌不忘一也維時予方入直

綸扉未遑猶睹廼事而吾鄉人士相往來京師者未嘗不沾沾道柱史之善於創始而鹽憲公兵憲公之善於成終也雖然向使有善始者導之前苟無善成者續之後而二三子雖欲優游彷彿於宮墻泮水之旁其可得乎茲也旣善其始又善其終使而二三子均相與優游彷彿於其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晃

間者抑誰之力歟此莫非柱史公鹽憲公兵憲公之賜也其又可忘之乎故彼都庶士所以樂斯成而僕僕焉以求余記者豈非上有善作之長而下多善善之士也哉余故曰是役也非僅完其舊也誌其善也詎尋常締造所可同日語耶厥工始於癸巳之春二月告於季夏之六日而後先董斯役與夫諸執事爵里名姓具載碑左是爲記賜進士及第內弘文院太子太保大

學士高爾儼拜撰

重修天津衛儒學立碑跋

在前記碑陰

馮允京

天津

聞之事無振興之功則創始之績俱隳故開之者難而繼之者尤難焉津之學宮誠爲教化之原乃芹藻香浮之餘僉以美其有伋者固爲關西李公呈祥所拮据然比歲霖雨多被損壞茲山右張公道湜秉憲津門復舉而墜茨丹雘之俾津士祭菜鼓篋不致嘆茂草之鞠而衿佩青靑獲嗣音以慰息也伊誰之力哉則張公葺理之勤渠不其偕李公共著之春風桃李間耶敬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五

以是爲跋

順治十五年歲次戊戌仲夏吉旦立石

重修天津衛儒學碑記

大哉文乎日星以之麗天山河以之奠地上塋下蹟高卑錯陳經緯互交而陰陽咸理具在於人崇四術而敷五教非是罔攸叙也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京師首善之區也近畿嚮風之首也

國家定鼎燕山南面而聽天下天津一衛城耳然



直輦轂之東南地鄰風雨之交扼川途之衝要  
漳衛衆流所滌滙九州萬國貢賦之艘仕宦出  
入商旅往來之帆楫莫不棲泊於其境海濱廣  
斥鹽利委於燕晉趙魏三河齊魯之郡履絲曳  
縞之商羣萃而托處自故明以來蕃衍甲於滄  
瀛之間衛之有學也以爲庶富之後不可以無  
教且五方所輻輳望

天京者觀光於是始焉文治無容以或闕也間者  
屬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五

開創之始我

皇清撥亂世而反之正民瘡痍者漸以起而生聚  
猶未興故闔閭蕭條蓋藏寡乏詩書絃誦之文  
輟而不聞學宮鞠爲茂草過者咨嗟嘆之余以  
康熙七年戊申偕孟公巡嵯長蘆爰蒞茲土往  
昔鹽使者畱居邸舍間巡行之役一再至津門  
而余軫商窳之艱難念吏弊之叢蠹大欲整施  
釐剔之始請駐節於斯以朝夕經紀其政下車

之始謁

先聖於學觀廟貌摧頽堂廡圯壤慨然於文教之不振思有以倡率而鼎新之視事以後搜宿弊除賸削省額外之科歛商竈稍稍寧息民生計藉以安乃首蠲薄俸庀材鳩工諏吉興作海防通轉運使以下聞風樂趨諸紳士與慕義之民交相鼓勵畚揭如雲斧斤雷動至康熙八年己酉三月而告成堂皇赫敞櫺星豁硖房序陰岑丹碧炳煥祀事因之虔觀瞻因以肅今

聖天子臨幸太學親行釋奠之禮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至

御彝倫堂聽講經義首善之地文治蔚興而余適以時葺宮墻新黌序勸師儒而作多士俾近畿之域雍雍乎時聞詩書絃誦之聲九州萬國觀光而至者被中和禮樂之澤思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未必無裨於

盛時文治之萬一也乃鏤貞珉以紀歲月而系之以銘銘曰倬彼雲漢垂天章邦畿東南惟津梁泮宮巍峩文治昌作新廟貌瞻宮墻家絃戶誦士習良千秋芹藻流芬芳

賜進士第巡按長蘆等處鹽政監察御史加一級李棠頓首撰

天津衛重修武廟碑記

津門舊設武庠搜羅俊彥城西北隅建有武廟一區內供

周昭烈武成王尊神暨歷代諸名將之位歲時豐祀蓋敦本崇源之意也但今歲月漸久殿宇摧殘管鎮主元旦行香目覩廟貌荒涼卽舉重修之念於是首倡捐俸兼藉道司鑾儀各營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五

及鹽商協力輪助並賴城守孫遊戎辨料督工不踰月而前後落成煥然改色君弼托予爲文以爲記予不敏因不獲辭遂援筆述詞而進之曰夫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言將相交相重也矧今

聖明御宇拊髀思賢而宮墻濟濟之才皆可充桓桓之選前者武廟傾頽因是士風莫振管鎮主尊神愛士首發義念諸名公之同心樂善捐輸恐後加以督理得人營建如式不日告成共

襄津門一大美事將見諸神默祐武氣恢揚不  
惟士子射策金門力賴魚龍之變卽闔鎮蒼黎  
咸庇衽席之安抑又誰人之力歟是爲記

兵科都給事中上谷李運長沐手拜撰

鎮守天津河間等處地方統轄水陸官兵總兵  
官都督同知管效忠 立石

重修武廟碑記

古者取士之法不一或以芹藻或以弓矢至治  
之世揆文奮武不能偏廢藻勝者揆爲天章力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五

絕者樹以狸首先王麟鳳之綱誠密矣卽如泗  
水之堂或取用舍或謀行軍士各有長期於致  
主故昔之田穰直孫吳韓樊衛霍諸賢莫不彪  
炳千載多士懋哉

國家定鼎以來引弓發櫜之威耀於四海良臣上  
帥各策勲金戈鐵馬中胙裂茅土勒石鏞鼎武  
功可謂盛矣多士懋哉津門爲

神京股肱士多悲歌慷慨擊筑刺劍有燕趙故風  
文士華實並茂者往往連袂素有武廟祠

師尚父也尊以謀力雄之士里升之衛衛升之郡  
學使者受而籍之殿最之獻之

天子之廷祖禡暴虎賁育疆隲武不以貌穿揚沒  
石燥矢桀弦武不以藝負弩疾發結茅前驅武  
並不以名其公侯干城爲王驅馳者風彩固在  
祭戟韜鈴之外而武弟子員亦蒸蒸起焉予視  
師茲土見斥鹵淳樸樂觀士民之敦慤會武廟  
傾圯日久大總戎世美李公倡其事予與同事  
諸君咸捐俸共襄厥舉不日武廟落成暈飛翼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五

跂盡丹青素聖之勝堂廡厥然廟貌儼轟弟子  
日益廣藝日益進李公時與多士角技其中居  
然豐相圃也多士尙其進哉成於勤毋荒於嬉  
翻黃石之書策青驪之轡實足以翔騰

天廟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思所以大吾用者期與  
田穰苴孫吳輩頡頏天壤斯卽予之期於多士  
者用舍行軍致主一轍意也多士懋哉

天津整飭道副使楊廷錦撰

鎮守天津河間等處地方統轄水陸官兵總兵

官都督同知李克德 立石

重建武廟告成越歷兩載特康熙二年春三月也

大元戎李公每於朔望臨祀

先聖先賢偕諸多士講武談兵於內雖見廟貌巍  
峩金璧交輝足覘我

清上國之光聿卜三津人文之盛然猶慮墻垣日  
久漸被風雨所浸修整漫無專主於是躬率標  
下遊戎尤滿二君守戎王翟二君浚池培基種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美

柳株於內外植蓮草於水中冀以普天布蔭遍  
地生香爲諸生發軔之基復進諸生議於墻東  
隙地招瓦土二作葢房住居嗣後廟內地租永  
佐修理之助更諭諸生置簿輸資選德優者主  
之俾諸人不爲侵奪以冀常新固極一時之美  
備也第恐年遠法弛不得不潑長計之而待其  
人也倘後復有作者鑒 李公之已事爲

國家育人才而加意修葺則爲之前與爲之後者  
相得益彰矣如是雖千百年之後而謂廟貌之

巍煥如其今日無不可也予浚有厚望焉  
郡丞三韓趙森勒於碑陰

武廟地基四至

南至官街 北至城根 墻東濶四丈三

尺 墻西濶五尺

奉

旨依議不許派捉民夫碑記

竊惟天津濱海而距京二百四十里許誠

畿東南第一要鎮也惟是地當九河下稍斥鹵不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五

毛軍民商賈雖云襍遯屈指版圖土著僅什之二猶歎津城去漕河不數百武路通七省舟車顯人使客輪蹄誠素稱水陸交衝南北孔道加復四方多故師旅繁興自順治六年始舉凡大兵乘舟過津需用絳夫動輒數千以致驛使告匱卒徒疲弊當事蒿目無已暫派民間權應一時本非成例豈期因循成習沿爲漏卮至斯民困頓不能以自存八年間督撫張公存仁據前任津兵憲徐公永禎詳文題爲絳夫甚爲民累

等事比奉有不許派累民間之

旨彼時沿河蒼赤甫獲小康越四載忽於順治十二年而過津兵船復又派累民夫甚至四五千名不等一時鼎沸幾乎激變故津民告有兵船動用緯夫數千辱官罷市歾亾無算民不堪命等語嗟夫民之生斯時也緊良苦矣兵憲張公目擊心惻時爲軫切適郡丞金公來守茲土甫下車卽惓惓以緯夫害民爲念不翅慈母之憶其子猶體兵憲公如傷一念郡丞公遂力任其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五

事於是捐俸爲道途資屬津民之練達者遍籲當宁意必妥斯民於衽席仍一而具詳本道而兵憲公亟欲爲民請旦夕之命卽通撫按兩院當是時蓋順治十五年之孟冬也嗣於十一月初二日直指公董公具疏題爲民夫之苦累難堪等事本月十四日奉

旨這奏內船夫事情着詳確議奏該部知道欽此該大司馬覺羅伊圖公等於十二月十一日題覆疏云查兵乘回空糧船緯夫動用數千苦累



不堪沿河大害其漕船運糧原有水手絳夫設有運軍行月等糧旣可以載重運豈不可以帶兵行嗣後凡調防大兵乘坐空糧船止照本船水手絳夫名數每名日給米八合一勺州縣驛遞准動正項錢糧事完開銷如本船水手絳夫果不足用止動用設驛額設驛夫如驛夫不足果係緊要軍機該驛仍量行僱覓以速運行事完照例開銷不許捉民夫庶驛困民累兩有神益併不許領兵章京多索一夫越站凌虐如有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五

故違該撫按立行據實題叅議處併請

勅戶部查照可也十二月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噫是誠廷臣憂國愛民至意久遠良法也雖然向非兵憲公郡丞公樂勳厥事彼中人士雖欲熙穰於河清海晏之世其可得乎茲而所以得休息於堯天舜日之下者微二公其誰與然則事關國計民瘼爰用鐫石勒碑永爲遵守其諸有神於厥成者是功爵里記莫能罄並付諸匠石刻之於左以垂不朽是

爲記

重修建清軍廳署碑記

天津清軍詞知

高必大

昔者子產喻爲政以棟梁子美虛典懷於廣夏固知身之不庇焉能庇民且顧名思義防禦及乎海溼而牖戶綢繆先缺畧焉其謂之何考厥所繇凡衙宇之不修者大約云此郵亭耳何自苦以利人此謂之私不則避富潤名恐人疑己有餘資力也此謂之吝私與吝所藉口者則又曰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本

功令森嚴恐因是騷擾民間迫期終事此謂之暴暴眎私與吝尤大不可矣果自爲拮据勉措經營不累及地方一土一木一手一足之力而遲之又久克庶觀成卽自今以往慄慄危懼尙未知稅駕何所而反之居心可告無咎也清軍署舊在城之西北明萬曆三十二年前官陸君詳買謝鎮撫私宅積歲未修前後左右槩與民居錯處爲伍爰移大門於東吳立照壁於離南別治體也顧垣墻而外了無隙地凡男婦詬詈鷄

犬禱逐之聲一一相聞而後屋二間髣髴小廟  
在形家占之謂玄武踣踞大不利予亦不暇顧  
也唯家繁食指子及子婦孫男女之屬無安身  
處因創建後屋五間廂房二間此辛亥年事也  
乃自三堂出視事則階下陷窪如井泥不可步  
其二堂原制則用二破三爲羣房所壓如蜂腰  
然占者又極言非宜且傾圮頽敗身將壓焉勢  
不得不爲更造卽胥役目擊亦知其不可因仍  
咸願趨事赴工而予亦給之饘粥總不累帑屢

毫釐亦於庚戌之春拓成五間與前後等顏曰  
二思堂蓋取盡忠補過之義每退食間用以自  
省爾川堂亦照例修起至於厨竈向苦烟鬱廡  
馬向傷暴露以迨記室之地服侍之役向無駐  
足者今東西各得九間雖力所不及但用苦草  
要其次第規模已可以俟後之君子因勒此記  
於壁間俾知三年捐俸之餘初未擾人亦無廢  
事有如此或相與有成併草苦而易以陶瓦是  
在異日耳若相度之言雖不足信然以公劉之

陟巘降原楚宮之揆日卜臧論之則天理地理  
二俱不可廢也是爲記

重修天津閱武廳碑記

瀛海密邇甸輔控永薊通河等諸郡邑於寰寓  
各鎮爲切近肩鑰仰賴

聖天子神武鯨鯢恬波萑苻息警顧水陸寥次滿  
漢錯居商賈艦艇來往無虛日防禦者幾幾難  
之歲已酉

聖駕巡行念此一方咽喉重地綢繆未雨獨致倦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空

倦越明年庚戌津門偶缺大帥廷議

奏請謂臣

進學

秦晉蜀滇間有勞勩且曾邀章服

錫鞍馬試騎射堪膺是任

制曰可臣

進學

則受命飲冰日凜凜不勝任是懼

兩載來叨幸敕寧而有備無患唯練戎講旅實  
爲要圖乃演武廳側在城西原應金氣而歲久  
傾圯罔用揚威予不佞正躊躇議修復會

憲副薛公

鹽道遲公

分司郡丞叅軍

諸君以公事過臨遲公首倡其議曰是宜亟舉

顧其襄之咸捐俸集事不日告成蓋諸公咸經  
緯兼才每於予較獵會射同心一德匪一日矣  
今合經營鳩工於三月朔一日落成於五月二  
十日諸公復令予紀厥事予則安能唯在武言  
武竊嘗習先司馬嚴位之篇矣如所云等道義  
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退俯坐進  
跪凡皆爲戰時言之而樹表建旗遵七鼓之遺  
訓惟是相度茲地相與嫺習所關於步伐止齊  
匪細故也茲雖一梓人事予且因是而得用兵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奎

之意焉木若石必先儲戒豫備也椽桷甃砌必  
整齊肅行陣也垣墉惟塗暨茨耀旌旆也耶呼  
而椽橐橐鳴鏡也大匠偕庶工不作一心力也  
風雨除而烏鼠去儼遠害成功也嗟我士聽無  
譁大木必工師求太平匪一人力茲用底厥成  
者惟是文武調和羣材輻輳樂觀成績庶無負  
聖天子駐蹕時殷殷矚顧至意曷敢不列名貞珉  
勒於廳事之左以爲將來勸

胄壬子孟夏穀旦鎮守直隸天津統轄永蘄通

涿等處地方總兵官都督僉事西涼田進學撰  
疏

重修天津文廟疏引 御史李棠

世之人於梵刹則欣然樂施而聖賢廟祀闕焉  
不講此無他禍福之念動於中而理欲之介未  
晰也我

夫子之道昭然萬古如日月之中天凡帝王師相  
以及村戶編氓莫不尊崇而敬禮之又非釋氏  
之可同日語者余奉

天津衛志

卷之四 疏

畜

命巡鹺駐節津水謁

廟之日見殿宇傾圮卽悚然有不自安之思顧  
以操凜水霜囊無餘蓄捐修之舉恒有志而未  
逮焉今夏西巡初歸諸生來謁復以重修

聖廟爲請余例不敢辭爰計一歲薄俸所入悉以  
付之俾助土木費若夫共襄厥成是所賴於有  
事茲土之

諸君子爾

重修天津衛儒學疏引

天津道副使加六級薛柱斗

古者建國教學爲先今

聖天子文命覃敷自

臨幸辰止及春秋致祀莫不以此爲化民成俗之本是故辟雍之詩謂思服之東西朔南悉基於此下逮邈邑預宮咸半

天子之學况密邇畿甸東漸首及者乎

柱斗分視

津門每謁

文廟則見其義路禮門爲入

天津衛志

卷之四

疏

奎

聖域之所托始而規制退縮莫聳觀瞻再抵泮池則形非半璧又不能實水以象教化之流行凡皆素未甃砌僅爲污下之藪耳若乃宮牆外望得門或寡自端木氏業以及肩數仞爲言而今則居民錯處斷續不清其於闕官有衎之義缺然矣至名宦鄉賢二祠幾於頽圯無以則古昔而勸來茲文筆一鋒逼於雉堞無以位異方而昭離象此皆有事茲土者修舉廢墮之責也顧所費不貲獨力難効惟捐俸百金先付匠石則

請以告諸郡邑長吏相與協力勿曰此衛學也於吾治無涉夫獨不見一月映萬川而萬川之月統一月攝乎必分屬之是此心此理四海聖人不必同也則又請以告諸士著流寓巨賈大商各捐餘資成此美舉勿曰此士子事也且亦孰無子弟讀書而私心嚮慕者乎教先而率謹卽不必盡此費序其誰曰非聖人之徒則又請以告諸闔學諸生其饒有甲第兼營家塾者感此慨然母待言卽半畝之宮環堵之室亦互相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奕

勸勉如積塵成嶽積水成川焉士雖多貧亦烏可以已哉予見每緇黃者流如鹿苑鷲嶺各有叢林玉局瓊樓各宅真宮而儒門弟子反不知尊崇

先師其謂吾道何嘗讀皮襲美廟碑有云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其無生則於三教中輕重大小爲何如也且夫樂施之人凡冥冥不可知之福尙冀幸邀若夫事同資敬卽爲人紀之肇修禮崇聖賢卽爲凡庸之判界上以承



聖天子右文之化下以啟都人士遵教之思其爲  
歛福更不可量今已諏期鳩工矣凡有與於斯  
文者願共助諸

書

求志舊書

天津整飭副使胡文璧

整飭副使胡致書再拜於太史彥式倫先生閣  
下天津志舊無有也凡天下郡邑類有志以昭  
形勝載沿革紀風俗辨土物稽制度而天津曷  
爲乎獨無也蓋官府市廛營伍廬舍率自本朝

天津衛志

卷之四

書

卷

創設前此未之有焉則其志之無考也固宜予  
按夏書禹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北過泲水至於  
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註云水  
陸變遷泲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又雜引  
酈道元水經註謂九河碣石皆淪於海韋昭謂  
碣石昔在河口海濱世久爲水所漸淪入於海  
已去岸五百餘里程氏謂今滄州之地與北平  
接壤相去五百餘里九河當其地今已淪沒予  
嘗行慶雲縣親過古黃河廣可三里許兩岸堤

俱高丈餘宛然故道屈人歷歷能道之數千年  
風沙填翳猶未能泯慶雲距滄州百四十里距  
天津三百餘里則所謂滄州北平相去五百里  
何嘗淪沒或者東北至今海口古碣石入河之  
處淪入於海則不可知河自南徙後九河故道  
或彙爲平地如所謂水陸變遷之說蔡氏註書  
時實未親至其地特得之傳聞耳疑此地三代  
時在大陸碣石左右今父老相傳猶稱九河下  
稍可知已秦漢有渤海右北平二郡渤海爲今

舊滄州北平爲今京師則此界乎二郡之間晉  
宋而降地名更改不可勝考唐初北海之濱悉  
爲郡縣獨此猶爲荒落之藪宋興因之景德盟  
好南北以白溝爲界天雄軍瀛州悉爲巨鎮白  
溝河今在定興縣天雄軍今雄縣瀛州今河間  
府以今天津屬河間在當時未詳所屬曾見文  
安縣有蘇洵祠洵曾爲其邑主簿又保定縣舊  
名三陽縣興濟縣爲宋范橋鎮青縣爲宋乾寧  
軍靜海縣爲宋渦口寨信安鎮仍宋舊名也元

統四海東南貢賦集劉家港由海道上直沽達  
燕都舟車攸會聚落始繁有宮觀有接運廳有  
臨清萬戶府皆在大直沽去今城東十里許廢  
寺中有至元間碑桺貫貢師道危素所撰頗載  
其槩沿直沽而北爲丁字沽取水形象丁字也  
又北爲倉上爲南倉爲北倉元朝儲積之地時  
移物換舊名仍存明永樂初始賜今名建三衛  
宣德中建戶部分司正統中建衛學弘治中建  
按察司西涯李文正公紀之甚詳獨地志尙未

天津衛志

卷之四

書

充

有爲之紀者夫地志之關於政治尙矣昔蕭相  
國入秦府藏獨取圖籍收之因得知地里阨塞  
險易之詳高密侯初見世祖先披輿地圖示之  
則地之有志政治所先未可視爲文具而不之  
究也予菲材自承乏卽進官屬師儒父老諮訪  
形勝沿革風俗土物及先時制度事功舉莫之  
能詳坐無志可稽耳時地曹汪希會分司監儲  
與予意合卽欲托之秉筆希會以前無紀述靡  
所憑據爲辭予笑曰志者紀實云耳九丘所載

禹貢所書周職方所錄豈亦前有所稽憑耶後  
世水經山海經方輿勝覽輿地志郡國志寰宇  
記諸書亦賢士大夫據所見聞筆冊以貽諸後  
耳昔人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  
弗傳前乎此旣莫之有作矣及今不述所聞日  
益訛所見日益遷所知日益遺忘將逾久而逾  
無傳乎希會莫之能斷而竟莫之肯任也予因  
卽官屬生儒諸父老所能言者具藁先之顧才  
寡識陋學業荒蕪不知紀述家體且屬公務倥

天津衛志

卷之四

書

三

惚舉筆輒擲者累月惟執事學擅三長名重一  
代舉大魁職史館國家政治君相功烈皆將待  
於如椽之筆茲者仙舟南旋取道斯境河水適  
合翻然假寓天其以前之弗及作者屬之今日  
耶官屬生儒素知予志適以爲言予爲之雀躍  
爰述梗槩冒干謁者惟冀抽毫思舒華藻慨然  
揮翰以究鄙薄之志以慰士民之心以成地方  
美事於千萬世之遠顧不偉歟母見拒曰吾能  
言之文獻不足徵也

傳

張鎧舊傳

永新劉定之

侍郎兼學士

張鎧祖父通爲後府都督初任爲天津衛指揮僉事及居後府天津乃其所統屬衛僚有事來府約繩以法罕有所假貸而宗族畱居衛有稍自肆者衛僚欲有以中之顧未得間爾都督旣捐館其孫鏞襲天津衛指揮僉事鏞少長居京師爲武安侯鄭宏婿頗習氣槩然家素儉薄無以交歡於僚鏞時出意見決衛事其明斷欲以

天津衛志

卷之四

傳

主

取名譽不悟其僚以踵常蹈故爲賢且厚積多藏能轉移事非鏞所能勝也衛屬有勇悍者其僚陰嗾之與抗爭喧鬧於衛署其父取死老嫗置諸衢誣爲鏞所殺網羅其宗族悉致諸衛獄考掠械繫文移誣佐獄成不可解免鎧鏞同產弟也未冠婚方事作時寓京師怨家以鎧爲幼無能爲亦不怠捕之鎧獨念兄爲人陷則祖職墜父兄未葬母失祿養宗族淪胥矣我且獨以身當禍遂奮然出曰殺老嫗者鎧也事上刑部

先在獄者悉釋歸鎧坐獄踰半歲有審疑獄於  
闕前自辨得免者相繼鎧恐獄變累其兄終不  
自辨啣冤復入獄又數月新天子登極與民更  
始重辟皆許自新於是鎧出鏞與其叔珉等迎  
鎧以歸見聞其事皆嘆息有爲泣下者予觀於  
是以爲可勸戒非一端處僚屬和則隙奚從生  
守先世傳付官祿當畏謹奚在作聰明爲宗族  
宜飭以禮使之假聲威適所以禍之爾兄弟有  
肯代歿者雖良朋但永嘆焉予於鎧異姓雁行

天津衛志

卷之四

傳

七

故傳鎧以勸戒其家抑鎧亦可謂能爲弟且童  
幼而能充足嘉也昔童區寄兒傳於桺宗元寄  
所能未若鎧於倫理風化關係甚重

予是以書  
之垂後

國朝

不

霸易道署天津道張汧示

爲嚴行禁飭事照得喪禮一節原以稱家有無  
非可一槩取盈也近聞天津三衛地方有忤作  
一行恃有損具各分疆界把持恣肆措索如遇

三衛地方有喪不容彼此撓越不顧人家貧富一槩需索多價若遂其意則已少拂其欲便多方措勒使人有不得不從之勢豈知貧民日求升合糊口尙憂不敷一遭喪事生歿靡寧良可悼嘆甚至吹手紙扎等行亦皆效尤無異種種惡風不一而足利己病人莫此爲甚除已往不究另俟 本道捐備槓具安置各庵廟寺院聽民永遠取用外合先出示禁飭爲此示仰天津三衛地方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凡遇有喪之家所需忤作槓具及吹手紙扎等項毋論是何地方務要聽從民便不許仍前把持恣意刁措如有忤作等行把持強索許被害者赴 道陳稟依憑重究枷責各宜凜遵勿蹈法網慎之慎之康熙六年十月十三日示

尖山學田記

津學舊無田有之自故明天啓年間衛學生員侯倬置買靜海尖山庄小地二十六頃捐入本學立爲學田至

本朝定鼎經理無人地多拋荒順治三年間有綱戶鄭和等圈去熟地叁頃伍拾畝下剩荒地貳拾貳頃伍拾畝被民人劉官朦朧耕種後于康熙伍年間衛學生員孫弼清等具控

撫學兩院

批 津道毛行 軍廳章斷歸孫弼清等承種

嗣因孫弼清等又無力耕種捺蕪日久康熙拾肆年叁月間本學教授張國雋同闔學生員陳曰俞等呈明 督學王批 津道薛行 軍廳

顧斷歸儒學督理闔學生員公中墾種因係縣

天津衛志

卷之四 示

七十四

地隨于康熙拾伍年伍月內用庄頭于文學之名赴靜海縣認墾小地拾頃轉報各衙門蒙

守道董批准歸入靜海縣拾伍年墾荒冊內彙報應于康熙拾捌年起科又于拾伍年拾月貳拾未日蒙 學院吳批該 津道胡呈詳前事

蒙批開荒羨政取具佃戶領種遵依免租之議姑如所請上完 國課下賑貧生查有侵漏追奪充餉康熙拾陸年柒月內本學教授張國雋

同闔學生員又因奉



古清丈不許隱漏准開荒納糧隨具通墾學田荒地情詞將尖山庄下剩小地拾貳頃伍拾畝情愿首報 各靈通行認墾現年起科隨于拾柒年間已蒙靜海縣入冊徵糧訖以上二項共小地貳拾貳頃伍拾畝內經本縣查明中地貳頃每畝徵銀柒釐捌毫下地貳拾頃零伍拾畝每畝徵銀伍釐捌毫一應呈詳批查卷案俱存本學衙內學田內分收籽粒每年除完納靜海縣正項錢糧外遵奉

天津衛志

卷之四

示

七五

撫兩院憲批修理 文廟賑濟貧生務期有濟公務以無負義捐辯歸諸人及 各上臺培植至意是爲記

